

未名·学科学习研究方法指导丛书

PAPUA NEW GUINEA

SOLomon
ISLANDS

如何

Ruhe
Xuexi Yanjiu Yuyanxue



学习研究语言学

本书从语言学的入门之径、研究方法、语言学名著解读、研究案例、怎样撰写和发表语言学论文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语言学的学习研究方法，适合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的学生作为研究入门必备书。

姚小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NEW
ZEALAND

South Island



Ruhe
Xuexi Yanjiu Yuyanxue

如何
学习研究语言学

姚小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学习研究语言学/姚小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5

(未名·学科学习研究方法指导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2491 - 5

I . ①如… II . ①姚… III . ①语言学 - 高等学校 - 教学参考资料

IV .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260 号

书 名: 如何学习研究语言学

著作责任者: 姚小平 著

策 划 编 辑: 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 魏冬峰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301 - 22491 - 5/H · 330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weidfo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8.25 印张 194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

——欧阳修《鸣蝉赋》

宋人欧阳修的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意蕴，我就借它来当本书的开场白。

以现代的眼光看，欧阳先生此话颇有人类中心论之嫌，不但无视宇宙之浩渺，更置动植物的权益于不顾。天地万物，以人为贵，这是一个古老的认识，当人类开始思考自身的本质、衡量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之时就已萌生。但这一点姑且不论，只说人作为万千物种之一，何以会觉得自己优越于一切生灵呢？须知，论上天，人不如飞鸟；论下海，人不及鱼鳖；论奔跑，人赛不过多数走兽；论五官感觉，人无一项不弱于动物；论单打独挑、赤手相搏，人也不敌饿狼猛虎；论造窠筑巢的天生本领，人又比不上蜘蛛、蜜蜂。所以，人拿自己跟动物比，比试种种天赐的禀赋，应该自小才是呵！可是，人还是自视为万灵之首。这样做的理由何在呢？关键的一条，就在于人不但能“巧其语言”，而

且能够“传于文字”。人所拥有的其他强项，分析、推论、谋略、理性、知识、教育等等，都由此衍生而来。

欧阳先生并没有说，人类“独享”语言。人只是巧于语言而已，这与18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的见解略有不合。这位曾经获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1770年论文竞赛大奖的浪漫主义思想家，用一句似是而非、像非却是的话引出一个古老的话题：“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①如果把“语言”理解为同类动物个体之间用以交流的手段，那么动物当然也有语言。任一种属的动物，纤小至蚂蚁，巨大到鲸鱼，都有自己的语言。而既然人类与类人猿是近亲，在语言的发展上人与远古的宗亲之间必有一定的连续性。只可惜类人猿早已退出进化史，今人只能在同属灵长目的黑猩猩身上观察到某种运用语言符号的初级能力。但是，像人类语言这般高级的符号系统，其声音形式如此细腻而多变，其词汇语义能够无限深化和扩展，其句法结构异态纷呈、繁中有简，这在所有已知的地球生物当中确乎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相信，一切动物都和人类语言无缘；又为省便起见，略去“人类”二字，称语言是人与动物的分野。于是就有了现在大家熟悉的定义：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种系特征。我们不妨接受这一通行的定义，在本书中，除非另予说明，否则“语言”就是指人类语言。

至于文字，欧阳修用一个“传”字点明它的功能，也是绝妙的概

①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1998:2)。

括。一旦文字把语声转换为视觉符号，将随风飘逝的话语记录下来，语言便能超越时光、跨渡空间，人类的观念、思想、知识也就得以世代相承，广为传播。但文字终究不能跟语言并论。语言是进化的产物，文字是文明的果实。已知文字的历史，最长的不超过五六千年，而语言的历史至少十倍于此。很多民族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文字，因为生息繁衍、耕种渔猎等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并不需要文字相助。即使对于原始人，语言也绝不同于棍棒绳索之类。语言是人类本质固有的要素，而非某种外在的工具；文字才是工具，帮助语言在时间中延续，在空间中伸展。

语言既如此重要，我们何不來了解一下语言学，一门以语言为考察对象的学科呢？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学的性质、对象及其他	1
1.1 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1
1.2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4
1.3 语言的共性	6
1.4 普通语言学,具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10
1.5 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13
1.6 语言的结构层次	15
1.7 话语和语用	22
1.8 语言的历史演变	25
1.9 语言学的交叉学科	28
1.10 语言学的历史:中西两种传统的差异和碰撞	47
第二章 语言学的入门之径	55
2.1 从同音词说起	56
2.2 词的产生,有没有理据可寻?	60
2.3 单音节和多音节,以及构词法	62
2.4 但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66
2.5 了解词序的作用	69
2.6 把握语言的类型	73
2.7 认识词类	79

2.8 意义种种	85
第三章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95
3.1 古代实证法的要旨:归纳,确证,存疑,精细	96
3.2 合理的假设,充分的求证	99
3.3 实地调查	104
3.4 对比研究法	106
3.5 比较研究法	111
3.6 分布和直接成分分析法	116
3.7 转换—生成法	122
3.8 认知研究法:隐喻和语法化	130
3.9 方法论要点	138
第四章 普通语言学名著若干	141
4.1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142
4.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150
4.3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162
4.4 萨丕尔:《语言论》	173
第五章 语言研究案例三则	189
5.1 句法歧义一例	189
5.2 颜色词历史语义研究示例	196
5.3 一项关于语言结构是否会影响认知的实验	210
第六章 怎样撰写和发表论文	219
6.1 论文的种类	220
6.2 选题	221

目 录

6.3 论文的组织	223
6.4 参考书目及引用注释	225
6.5 表述和修辞	228
后记	231
参考书目	233
汉英人名、术语对照	239
《未名·学科学习研究方法指导丛书》出版后记	254

第一章

语言学的性质、对象及其他

了解科学真理，这件事本身就是语言程序，因为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

——萨丕尔《语言论》

1.1 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我们投身一种学问的学习和研究，当然很想知道它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大家一定会问：语言学(linguistics)究竟属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的众多下属研究机构当中，有一家叫“语言研究所”。“文革”十年，中国的语言学像很多别的学科一样陷于瘫痪，语言研究所也形同解体。70年代中期以后才显露生机。1978年，语言研究所得以恢复建制，但此时已不属中科院，而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足一代人的时间，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竟然就变了，从自然科学变成了社会科学吗？当然没有变。语言学还是语言学，改变了的是人们的看法，觉得应该把它划归社会科学。

那么,语言学究竟是一门何种性质的学科呢?临近19世纪末叶,语言学在西方已经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学科,拥有一支不小的专业队伍了。当时不但大学里设有语言学讲座和教授职位,课程表上列有“普通语言学”、“印欧语言学”等,语言学家们还组织起自己的协会,召开本领域的研讨会,编辑出版专业的语言学杂志。可是,那时候语言学家们就已经困惑于本门学科的性质问题,认为划归自然科学或算作人文学科都不错,又都不尽合理。保罗著《语言史原理》(1880),称语言学是“文化科学”中的一门;浮士勒撰《语言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1904),称语言学是一门历史科学。^①这样的归类法,都是把语言学划到人文社会科学一边。有些语言学者对学科名称却另有所爱,宁肯称“语言科学”(science of language或linguistic science),如穆勒写有《语言科学讲稿》(1861),惠特尼著有《语言的生命和生长:语言科学纲要》(1875)。语言居然有“生命”(life)、会“生长”(grow),这样的表述听起来不就是在谈论一种有机物的性质和成长的态势吗?当人们说到一种“活语言”或者“死语言”的时候,有谁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譬喻呢?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甚至声称,语言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语言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于是,语言学就更有理由成为自然科学的门类了。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科目,虽无必要纠缠于它的学科性质问题,但如果连这一点也不能断定,终究会有一些遗憾。对于语言学,也许我们永远只能满足于一种两可的说法:它既是人文学科,也属于自然科学。其实语言学的魅力也正在此,它是一门极特殊的学科,介乎人

^① 关于本学科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及其作品和学说,可参看拙著《西方语言学史》(2011)。

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而这种特殊的学科地位,完全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独异而复杂的性质决定的:与人有关的一切方面,无论生物、生理、心理的,或者历史、文化、社会的,都必然跟语言高度相关。我们关心人,就要关心语言;研究人,就不能不研究语言。

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完整映像,思想活动的基础载体,一切知识的主要库藏。从工业化、现代化到电子化、数字化,乃至网络化、物联化^①,人类的进步可谓巨大,然而这一系列的“化”,其实都可以没有。没有了这些,人类还是人类,最多返还农耕时代,未必就很不幸。可是不能想象人类可以没有语言;没有了语言,人类之为人类的一切都谈不上。

任何一门学科,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和教学中都离不开语言。语言岂但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更是工具之工具。所以,语言学的研究对于整个人类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有人褒扬语言学是一门“先驱科学”(a pilot science),因为它的研究成果有用于其他学科,它的理论和方法也常为其他学科借鉴。但也有人谑称语言学是一门“海盗科学”(a pirate science),因为它的许多概念术语,甚至理论和方法,是从其他学科借取的。“先驱”和“海盗”,听起来相差万里,实则正好说明语言学在众多学科中的独特地位,可取可予、兼容并包。

对于语言学,语言既是它的研究对象,又是它的研究手段。对象与手段同一,这一点在其他学科当中很少见。我们分析、考察语言时,用的就是语言。我们不得不借语言来谈论语言,以句子来讲解句

^①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词,也已不新了,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上都有词条。

子,用词语来注释词语。好比用一把秤来称它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或有可能,也难以精准。当然,现代语言学也使用数理手段,借助数字、公式等等来研究语言,但这些也不能完全脱离语言表达。如果要刻意区分,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跟作为研究手段的语言区别开来,前者就叫对象语言或目的语,后者叫元语言或纯理语言。在本书中,凡是下标黑点的词语大都属于语言学的元语言,它们是这门学科的常用概念。

1.2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这已不必解释了。我们学习语言学,目的就是要学会怎样考察、分析、探索语言。上面说到,语言学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这是因为语言兼具人文性和自然性。那么,什么是语言呢?

每当被问起从事哪一行,我总是回答: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如果对方是业外人士,接着可能就会问:那你是研究哪一种语言呢,汉语还是英语,或者其他什么语言?这时,如果我回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而不一定非得限定于哪种特殊的语言,对方就会觉得奇怪,因为世间只有汉语、英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等,而并没有一个泛泛的叫做“语言”的东西。人们的这种第一感觉并没有错,日常生活中我们听的和讲的、读的和写的都是各种具体的民族语言。你能说出或写出一句既非汉语也非英语或任何其他自然语言,而是属于“人类语言”的话来吗?当然不能。因为“语言”或者“人类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生活中通常只能看到它种种具体的表现

形式。

其实,就连人们日常操使的每一种民族语言,也经常是抽象而笼统的概念。就说汉语吧。我们的母语是汉语,绝大多数中国人天天讲汉语,这一点决没有人会怀疑。可是,只要试着说上一句,或者听人说一句话,你就会发现自己所说的和听到的要么是普通话(古时称雅言,近代叫官话),要么是某种方言,要么是两者的混合,而不是泛泛而言的“汉语”。除非把汉语写出来,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统一性,而那已经是语言的文字形式,不是有声语言本身了。方言也一样,是笼而统之的概念。无锡话、苏州话、上海话、嘉兴话、宁波话等等,都属于吴方言或吴语,可是偌大的吴语区,绝没有一个人能说“吴语”,因为吴语只是江浙上海一带许多方言的总称而已,甚至连统一的标准形式也没有。苏州人到上海,或者上海人到苏州,都是各执各的腔,或者改说普通话。而一种方言还可以划分为一些次方言,一种次方言又可以划分为更小的地方话或乡言土语。这样一直细别下去,最后就是个人言语,每个人的语音语调、说话方式等都跟别人不同。

语言学的目标并不是要穷尽所有个人的言语。这是绝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正如昆虫学家研究蚂蚁的习性,不必去观察所有的蚂蚁,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也不必逐一考察所有的语言使用者,囊括所有说出来、听得到的话语。科学探求的是事物的共性,而对于事物的个性,只在它能够揭示共性、衬托共性、有助于说明共性的种种表现时,才有必要去关心。所以,当我们说“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时候,我们的着眼点首先落在语言的共性上面。

1.3 语言的共性

我们无法知道人类史上究竟有过多少种语言,也无法精确地统计出现存的语言还有多少种。保守的估计是,当今世界上约有六千余种活语言。^① 其中有些语言的使用者已经所剩不多,处于濒危状态,像稀有物种一样需要保护;有些语言的使用者极多,分布范围甚广,于是方言差异也很大,大到有可能被视为不同的语言(例如汉语的粤、闽等方言,在有些西方语言学家眼里就是独立的语言)。语言和方言之间并不存在清晰可划的天然界限,认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标准也会因学者而异,所以,关于现存语言的数量几乎不可能取得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人类语言种数的多少无碍于我们认识语言的共性,因为差异再大的语言,其共性之多也超乎常人的想象。^②

(1) 语言能力 语言共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类所拥有的普遍语言能力。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至少会说一种语言;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都能获得任何一种语言。人类拥有动物所无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人类作为地球物种之一的生物学因素,而与种族、血统、地理、文化、社会等等没有关系。我们的肤发、体貌肯定是双亲给的,我们的“母语”却不一定是由父母亲给的。海外许多华裔的后代不会说中国话,他们的母语是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祖辈的母语对于他们已经是外语了。要言之,人有语言,这是由人类独具的某种基因决

① Comrie, *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 (2009: 1).

② 可参看弗罗姆金、罗德曼,《语言导论》(1994:20—21),但我们的归纳有所不同。

定的；人有怎样的语言，则是由出生和成长的后天环境决定的。

(2) **学习能力** 任何一种语言，只要你肯学，都可以学会。任何两种语言，经过学习和翻译，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必然有相似的地方。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好比兄弟姐妹，一般说来相似之处会多一些。虽非同出一源，倘若长期相邻而居，不同系属的语言在有些方面也会变得近似，有如夫妻两人，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因为长年在一起，生活习性、行为模式等也会接近起来。但接下来我们试论语言的共性，不妨先排除这两种情形，暂不考虑同源关系和地理接近所造成语言相似。因为，即便不同源、不相邻的语言，例如汉语、英语和非洲的斯瓦希里语、美洲的印第安语，也会有足够多的共性，允许我们用一个概念“语言”把它们涵盖起来。

(3) **有声符号** 任何自然语言都是有声的，日常语言符号都是声音和意义的两面体。在任何一种语言的内部，音与义的结合起初都是有理据的，但相对于其他语言则往往是任意的。^①

(4) **替代性** 任何有声语言的符号，都可以代换为文字、手势、电码等第二性的形式。但经过代换，有声语言的原貌不免失真，意义不免损耗。

(5) **线性** 任何语言符号都以线性的形式排列组合，因为话语只能在时间中展开。

(6) **离散性** 语言符号是独立的单位，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分离存在的要素是构造的基础，犹如孩子玩的“乐高”玩具，是一块块单个的小构件，可以拼搭、组装成更大的东西。对于囫囵一个、不能

^①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很复杂，我们在第二章(2.2)和第四章(4.2)里还会回过头来讨论。

拆解的物体,组合与构造就无从谈起。

(7) **层级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符号系统,具有多层面的构造特点。整个语言系统包含若干子系统或层次,即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而每一子系统又由若干更小的系统组成,如语音系统包括音位、重音、声调等。

(8) **双重切分^①** 或称**双层组构**。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构造,都分为两个步骤,以求经济有效地贮存知识、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第一步,利用数十个音素组成数百到上千个语素(也称词素,即音义结合的最小成分);第二步,利用这些语素再构成数万词汇,乃至无穷多的句子。

(9) **音素** 任何语言都有一套音素,包括元音和辅音两类,其数量都很有限,在数十个以内。任何一个音素,都可以解析为一套有限的生理、物理特征,如u是圆唇音、后高元音,m是双唇音、鼻音。

(10) **语法** 任何语言的语法,都包含一套组词构句的规则;任何语言都有句法,但词形不一定都起变化。

(11) **词场** 对任何一种语言的词,都可按a)语法性质、b)语义特征加以分类。按照a),分类的结果是词类,其中主要的类别,如名词、动词或近似于此的范畴,在任何语言里都有;按照b),分类的结果是词场(也称词汇场、语义场),其基本的类型也见于所有的语言,如数词、颜色词、亲属称谓、动植物名称。

(12) **自足**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能够满足本民族社会文化的任何表达需要。没有哪个概念、哪种关系,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即使不便直接表达,也总能间接、迂回地表达。因此,语

^① “双重切分”的概念是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的(Martinet, 1965)。